

← (上接 13 版)

乐乎，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思想和学术。当时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。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，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，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，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“无问”态度，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。

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，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。就在当时国内欢迎和批评声浪都正烈的时候，清华老师陆懋德就客观地指出：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。欢迎派将泰戈尔视为印度革命领袖，“因欲利用彼鼓吹革命主义”；反对派则批评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，而“泰氏亦非劝人绝对不用物质文明，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，使人知物质文明之外，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”（陆懋德：《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》，《晨报副刊》，1924年6月3日）。此公允之论，直至今日，都显珍贵。

在清华大学期间，泰戈尔才在访华期间找到了中国真正

的友谊，恢复了内心的平静。老诗人在清华的日子里，与清华的师生们做真心的朋友，他和清华的青年学生们比心而谈，启发了很多清华学子在迷茫中触摸到了自己的初心，找回了生命的真实、民族的真实、国家的真实。

### 清华师生“望穿眼”

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，始于1917年4月26日、5月24、31日出版的《清华周刊》（第106、110、111期）开始连载《印度诗人塔果尔传》。虽然在这之前，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《大中华杂志》发表了《介绍太阿儿》，且文末注明“未完”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，未见后续。所以，《清华周刊》上这篇文章，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。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，即“幼年时期”、“办学时期”、“学说”。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：“一言以蔽之，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，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。西洋之格致，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，以此征服天然界，不慕难哉。东洋之

格致，直将吾心灵扞外物，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。”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。但作者认为，最古老的东亚哲学，“莫古于易，今之通儒”。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：“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。”文章持论客观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，也中肯有据。1918年夏，《清华周刊·第四次临时增刊》（第4期）又发表了宋春舫的《国运与文学》，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“国运”相联系：“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，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；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，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。”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。

泰戈尔进入国人视野，清华大学有推介之功。

1923年，泰戈尔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开后，清华同学以“望穿眼”来表达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。为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，《清华周刊》特约请毕树棠撰文《太戈尔研究指南》，“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，作一个选择的编纂，和简单的介绍，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”。《指南》收集从1913年

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、摘录的有关泰戈尔传记、戏剧、诗歌等的介绍、评论等文章74篇，并介绍其大意。同时也收录此一时期美国杂志为主发表的83篇英文论文索引。这是当时国内最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，堪称当时泰戈尔研究指导手册（毕树棠：《太戈尔研究指南》，《清华周刊》，第293期，1923年11月9日）。

1924年4月11日，《清华周刊·书报介绍复刊》（10期）还介绍了龙今吾的文章《太戈尔的恋爱观》（原刊于《妇女杂志》，1924年2月1日），并表示“我们望穿眼的太戈尔先生将于四月中来华。此老的作品我们拜读过的很多，然终少见有人拿他的哲学，作分析之研究。”此篇文章综合泰戈尔的诸多作品，概括出泰戈尔的恋爱观。

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努力搜集泰戈尔的著作，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，图书馆已收藏泰戈尔英文著作25种。清华“图书馆已备（泰戈尔的英文著作）者，虽不完全，亦不大缺”（吴汉章：《泰谷尔著作介绍》，《清华周刊·书报介绍副刊》，第11期，1924年5月，第34-37页）。

可以说，在泰戈尔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，但对清华大学还了解不多的时候，清华大学的师生对他应该已不陌生了。

泰戈尔访问清华，与梁启超等人的热情邀请有关。作为讲学社的核心人物和泰戈尔访华的主要邀请人与接待者之一，梁启超对泰戈尔在华的行程安排细致入微，并希望借助清华的力量。3月7日，梁启超致信赛季常，商讨泰戈尔访华住所问题时说：“独太戈尔房须别觅，真是一问题，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，非赶紧设法不可。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，最好是海淀，其次则香山……”并特别提出要时任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帮忙料理（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第1010页）。

梁启超在北京师大发表欢迎泰戈尔的演讲时，曾就自己之前多次拒绝北京师大校长的邀请而道歉，但对清华大学，他似乎感情既深且厚，从1914年起就不时在清华从事著述或讲学，而且觉得有无限愉快。从1923年9月起，他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，所开“最近三百年学术史”与“群书概要”等课，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。泰戈尔访华之

际，清华已成为梁启超主要的活动地点之一。正是梁启超及清华校方的热情邀请与接待，才有泰戈尔在清华园长达近一周的驻留。

### “不要忘记你们的 天职”

清华僻居郊区，环境幽静，生活设施齐全先进，而泰戈尔自到中国后，日程非常紧张，舟行劳顿，几乎无片刻休息，中国的接待者如徐志摩、王统照为此一直很担心，而在清华，老诗人难得地好好休息一下了。

泰戈尔下榻清华后工字厅，清华师生莫不兴奋，校方的接待，也非常细致周到，还专门安排英文系教授王文显参与接待（李忠霖：《一位有异国情调的同乡前辈——怀念业师王文显教授》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，1984年第10期，第293页）。徐志摩说：“太氏在清华住的那几天——五月初那星期——承清华学校曹云祥与张仲述两先生的好意替他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，他在他的忙碌的旅行期内总算受用了几天的清福，那是他近年来不常有的。”（泰戈尔：《清华讲演》之徐志摩附述，《小说月报》，第15卷10号，1924年10月10日）

4月30日，泰戈尔一行在清华休息一天。

5月1日下午3点至5点，为了使清华师生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当晚的演讲，梁启超在清华演讲“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”，虽然内容与在北京师大的演讲大致相同，但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为当晚泰戈尔的演讲造势，所以“梁先生精神奋健，其气概诚令人钦佩，同学听讲后，受益良深”（《太氏介绍》，《清华周刊》第313期，1924年5月9日）。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，并请他将此次演讲及之前在北京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，自己带回国。

5月1日晚八点半，清华大学师生在清华旧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，并邀请泰戈尔演讲，由徐志摩翻译。清华教授王文显描写诗人演讲时形容是：“其状高矍，其鬓灰白，其体从容而尊严，其音和平而甜美，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。”（陆懋德：《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》）泰戈

(下转 15 版) →



《小说月报》泰戈尔号封面及插图

